

lacrimi și sfinți

---

# 眼泪与圣徒



[法] E. M. 齐奥朗 著 沙涓 译



商务印书馆  
The Commercial Press

---

---

lacrimi și sfinți

# 眼泪与圣徒

〔法〕E. M. 齐奥朗 著 沙湄 译

---

 商务印书馆  
517-1807 The Commercial Press

2014年·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眼泪与圣徒 / (法) 齐奥朗著 ; 沙湄译. — 北京 : 商务  
印书馆, 2013

ISBN 978 - 7 - 100 - 10423 - 4

I. ①眼… II. ①齐… ②沙… III. ①朝圣 — 文集

IV. ①D975.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272897号



所有权利保留。

未经许可,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。

眼 泪 与 圣 徒

[法] E. M. 齐奥朗 著

沙 湄 译

---

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)

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

北京市雅迪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ISBN 978 - 7 - 100 - 10423 - 4

---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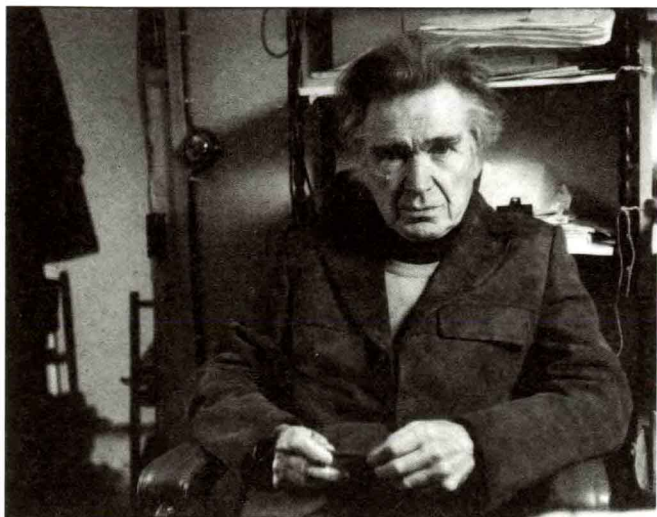
2014年1月第1版

开本 787×1092 1/32

2014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张 8%

定价: 48.00元



E. M. 齐奥朗，1984 年于巴黎

## 中译序

爱说反话的人难免被误解。尼采的命运如此，步其后尘的齐奥朗<sup>[1]</sup>也不例外。“上帝已死”的光芒太刺眼，它照亮了前景，潜台词“上帝活过”喑哑于幕后。

阳否阴述（*apophasis*）是一种欲迎还拒的伎俩，作者把真正要说的话藏在迷魂阵里，借此筛选预期的读者——他不低估我们的智力，我们也别辜负他的苦心。

比如尼采，无论他对基督教的攻击多么恶毒，我们不要忘记这个事实：尼采对耶稣基督之福音的理解，是绝大多数

---

[1] 此前，E. M. Cioran 作品的惟一中译本即宋刚先生所译的《解体概要》（台北：行人文化，2008年繁体版；杭州：浙江大学出版社，2009年简体版）。宋先生根据法语发音将作者姓氏译为“萧沉”，本书根据罗马尼亚语发音译为“齐奥朗”。在《解体概要》的“译者序言”和“生平概述”中，宋先生对齐奥朗（萧沉）的概况已有不少介绍，可参看，此处不赘。

数教会神学家难以望其项背的。<sup>[1]</sup>他意图瓦解的，仅仅是已在历史中颓废的、建制的基督教。尼采的密码在这句话里：“哦，查拉图斯特拉，你这样的不信仰要比你信仰的时候还要更加虔诚！在你心里肯定有某一位上帝才使得你反过来变得这样不信神。”<sup>[2]</sup>

至于齐奥朗，无论他对上帝如何咆哮，无论他偶尔言及的“强力意志”被政治意识形态的放大镜过度诠释到何等地步，我们只要记住这句话，就距离他的内心不远：“诅咒比神学和哲学沉思更接近上帝。”<sup>[3]</sup>1930年代的罗马尼亚齐奥朗，首先是一名慕道者。

后来在巴黎，他告别了圣徒，并弃绝了康德和黑格尔的哲学传统。美国一份书评杂志如此描述这个时期写下《解体概要》(*Précis de décomposition*)<sup>[4]</sup>的齐奥朗：“毫不掩饰地怀着

---

[1] 有兴趣的读者不妨翻阅一下那些满怀敬意的段落。见：尼采，《敌基督者》，第29~39节，载：刘小枫选编，吴增定等译，《尼采与基督教思想》（香港：道风书社，2001年），第30~42页。

[2] 尼采，《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》，载：尼采著，陈君华译，《反基督》（石家庄：河北教育出版社，2003年），第55页。译者比较过《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》的五六个中文译本，认为此句的意思陈君华先生的译文最清晰，故引自该节本。

[3] 请见本书正文第203页。

[4] 此书英译本标题为 *A Short History of Decay*（《衰朽简史》；Arcade Publishing，1998年），译者理查·霍华德（Richard Howard，1929年~）是美国诗人、文学批评家、翻译家，普利策诗歌奖得主，法一英诗歌翻译经验极丰富，他所译的齐奥朗《衰朽简史》曾获美国“笔会翻译奖”（PEN Translation Prize），请参照。

对音乐、神秘主义与诗歌的嗜好，以反哲学家的姿态现身。然而，他对人类悲惨命运（‘存在的疾病’）的形而上学沉思，统统处于圣徒、天使、殉道者、贤哲甚至上帝的密切注视之下。其忧郁的起源是宗教性质的，来自对于自我和‘生命’的双重厌憎。”<sup>[1]</sup>其实《眼泪与圣徒》更是如此，对这些主题呈现也更为精悍和激烈，《解体概要》的不少篇章即是由此铺陈而来。

齐奥朗没有“重估一切价值”的宏大抱负，《眼泪与圣徒》（*Lacrimi și sfinți*）只是他在朝圣路上半途而废的挣扎记录，其中的渎神之论更像失手后的怨恨，而非对基督教的系统批判。与尼采相比，齐奥朗是一个羸弱得多的人，不可自拔地沉湎于尼采力图克服的事物；正因如此，在感觉上他与我们更为亲近。尼采对我们五雷轰顶，齐奥朗则向我们窃窃私语。他是 20 世纪的诺斯替信徒（Gnostic）、唐璜式的哲学家、陷在审美阶段中无力前行的人；他像我们一样不彻底，甚至有一颗比我们更加柔软的心（不管如何故作刻毒状），所以才会选择眼泪为苦难的象征。

齐奥朗是风格大师，对宗教无感的读者把此书当成纯粹

---

[1] 载 *Kirkus Reviews*，见：<https://www.kirkusreviews.com/book-reviews/e-m-cioran/a-short-history-of-decay/>，2013 年 5 月 27 日登入。

的美文亦可，个别段落甚至可以当作诗歌来读。某一谱系的思想，在齐奥朗这里找到了最有乐感和香味的语汇，此即他在尼采、克尔凯郭尔<sup>[1]</sup>、舍斯托夫<sup>[2]</sup>之外的存在理由。书中比比皆是关于音乐和绘画的精妙评论，十几年前令我对《眼泪与圣徒》着迷并立意要将它译为中文的，首先是这些判断力和表达皆为上品的隽语，其次才是神学内涵。

本书的翻译原则是以“信”为上，力求最大限度忠实于原文，不敢妄自造次。这种忠实不仅包括意义与风格，也希望能再现原文的音乐感。齐奥朗的箴言式写作使用的是一种高度精炼的语言，由智性激情推动，行文充满紧张感，优美意象背后是绵密严谨的逻辑，博学和鉴赏力所化育的精辟结论点到即止，蓄意的自相矛盾如一条蛇绞拧着去咬自己尾巴；音乐则从作者的深处直接涌出，贯穿这首以泪滴谱写的悲歌，形成独有的节奏和韵律，在许多地方逼近诗歌。追逐

---

[1] 索伦·奥贝·克尔凯郭尔（Søren Aabye Kierkegaard，又译析克果，1813~1855年），丹麦哲学家、神学家及作家，全部哲学核心皆为对于如何做基督徒的沉思，通常被视为存在主义之父。主要著作有《非此则彼》、《恐惧与战栗》、《致死的疾病》等。

[2] 列夫·舍斯托夫（Lev Shestov，1866~1938年），俄国思想家、存在主义哲学家，十月革命后流亡巴黎。毕生致力于抨击形而上学传统、寻找圣经中的上帝，主要著作有《悲剧的哲学：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尼采》、《在约伯的天平上》、《雅典与耶路撒冷》等。



这样一班语言列车的难度可想而知，译者力有不逮之处，还望诸君海涵。下面交代一些关键词的译法：

**mysticism**——这是个令人颇费踌躇的词，因为译名“神秘主义”沿袭已久，但极不准确。究其在世界诸宗教中的本意，**mysticism**首先是指超越自我（不管通过什么途径）、与神或非人格的宇宙本源“合而为一”的宗教实践，无论婆罗门教、印度教、佛教，还是伊斯兰教、基督教，概莫能外。<sup>[1]</sup>其中根源性的“合一”之意，“神秘”一词完全无法涵盖；不仅如此，“神秘”所突显的“不可知”、“不可说”、“反理性”很有误导之虞，“神秘主义”在汉语环境中更时常沦为贬义词，似指“神神鬼鬼的玄怪”。因此，两岸三地的汉语学者对“神秘主义”这一“蹩脚”译名向来有不少疑议，<sup>[2]</sup>但囿于它早已约定俗成的现状，往往只好无奈接受。自半个多世纪

---

[1] 见：Ansgar Paus 为《神学与教会词典》（*Lexikon für Theologie und Kirche*, Freiburg/Basel/Rom/Wien, 1998 年）所撰的词条 *Mystik* 下“宗教史”部分。转引自：《道风：基督教文化评论》第二十二期（香港：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，2005 年春）“中世纪神秘主义神学”特刊，李秋零译，第 21~27 页。

[2] 请参：赖品超，《中译本导言》，载：梅延多夫著，谭立铸译，《拜占庭神学中的基督》（香港：道风书社，2011 年），第 xiii~xxxv 页；杨儒宾，《译序》，载：W. T. Stace 著，杨儒宾译，《冥契主义与哲学》（台北：正中书局，1998 年），第 2~17 页；张祥龙，《感受大海的潮汐：西方神秘主义哲学经典系列总序》，载：安德鲁·洛思著，孙毅、游冠辉译，《神学的灵泉：基督教神秘主义传统的起源》（北京：致公出版社，2001 年），第 1 页。

前谢扶雅先生提出以“冥契”代之，<sup>[1]</sup>对mysticism如何恰切翻译的讨论就未曾中断过；到互联网时代，就连中文维基百科也参与进来，可见“神秘主义”的令人不满和必也正名的迫切。但若一时间统统改译为“冥契”或“密契”<sup>[2]</sup>，又恐众多非专业读者望之不知所云，徒增困扰。有鉴于此，并考虑到《眼泪与圣徒》中圣与俗两种语境交错的状况，译者犹豫再三，最终选择了折中办法：在基督教灵修语境中，需要严格明确地直指mysticism的“合一”、“契合”之意时，译为“密契”；在较宽泛的哲学思想及世俗文化语境中，则沿用“神秘主义”。

同理，本书对ecstasy也做了类似处理：在基督教灵修语境中，译为最贴近原意的“出神”——神魂超拔并出离自身；在较宽泛的语境中，或当它更多指向某种情绪状态时，则译为“迷狂”。

鉴于书中涉及的圣徒全部属于罗马天主教教会，出于尊

---

[1] 谢扶雅，《导论》，载：费多铎编订，沈鲜维楨等译，《东方教父选集》（香港：基督教辅侨出版社，1964年），第22页。

[2] “密契”的译法似为台湾大学傅佩荣教授首开，请参见他的两部译著：《中译序》，载：瑞达（M. Rader），《从上帝到人》（台北：先知出版社，1972年），此书后更名为《宗教哲学初探》（台北：黎明文化，1984年）；杜普瑞（Louis Dupre），《人的宗教向度》（台北：幼狮文化，1986年），第一、二章。

重，绝大部分圣徒名号都跟从了教会的官方译法，只有圣托马斯·阿奎那（St. Thomas Aquinas）、圣十架约翰（St. John of the Cross）和约翰·埃克哈特（Johann Eckhart）这三个在知识界通行太久的译名除外，因为本书毕竟不是教会文献，它未来的大部分读者恐怕都没有特定宗教背景，他们的习惯也应当被尊重。

本书根据伊琳卡·扎里佛波尔—约翰斯顿（Ilinca Zarifopol-Johnston）的英译本 *Tears and Saints* (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, 1995) 译出。该版本比经过删节的法译本更接近罗马尼亚语原书的原貌。书中全部注释皆为中译者所加。

本书得以翻译出版，仰赖以下各位师友的襄助与鼓励，谨此深致谢忱：张晓梅、匡咏梅、孟湄、零振斌、曹志涟、张晓舟，以及恩师赖品超教授。也多谢商务印书馆涵芬楼文化众编辑高水准的工作。

沙 湄

2013年6月

齐奥朗：  
信仰的诱惑  
(英译序)

“作者已死”是一个我始终没能适应的概念。一次又一次，当我打开一本爱不释手的书，“已死的”作者就会再度归来，缠住我不放：就好像阅读是一道将他召回的符咒，他徘徊的魂魄常在我心灵之眼前。阅读过程中，我全心都为捕捉这幽灵、了解他、“成为他”的热望所据。若没有“死去的”作者复活如初的想象，我就无法阅读。

E. M. 齐奥朗是一位尤其需要去想象的作者。身为作家，他特别精熟于在文本中玩弄作者虚构的生灭游戏，实际情况使这一游戏愈发复杂：他在现实中拥有两种生涯、两种身份、两种作者语态——1930年代的罗马尼亚齐奥朗，1970~1980年代的法国齐奥朗（有名得多）。我对齐奥朗的

想象，始于翻译他的第一部罗马尼亚语著作《在绝望之巅》<sup>[1]</sup>（原书于1934年在布加勒斯特出版；英译本于1991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发行）。目前我完成了他另一部罗马尼亚语著作的翻译，即1937年出版于布加勒斯特的《眼泪与圣徒》（出版前夕，齐奥朗离开罗马尼亚远赴巴黎，再也没有回国）。此际，我发觉自己又陷进了一团乱麻的想象，撩人的问题挥之不去：这人是谁？

在共产主义罗马尼亚被当作不存在的人从历史中抹掉，在精英知识分子圈外的西方罕有人知，最后，齐奥朗又在临终的可悲病症中避开了我的追问。这位风格大师此时只能用眼睛来说话了。这其中有一种残酷的诗性正义，因为他在《眼泪与圣徒》中沉思的神秘主义经验极为强调眼睛、强调对不可见事物的观看，以及寻求近切地认识一种超常的非经验实在。既然神秘主义的语言观念是悖论性质的——只有沉默才能涵盖无限和不可见者——那么，他此时保持沉默或以目传言也许正是得体之举。齐奥朗现在已是全然的局外人，正如他的众圣徒。其实在许多方面，他一直都是个局外人，但如今他向“幽微之境”

---

[1] 该书的罗马尼亚语标题为“Pe culmile disperării”，直译为“On the Summits of Despair”（在绝望之巅），伊琳卡·约翰斯顿女士的英译本标题为“On the Heights of Despair”（在绝望的高处）。此处译法从罗马尼亚语初版标题。

的迁徙不留余地而且不可逆转。他炽热的绿眼睛宛如两潭不属于此世的光源。去年夏天我看着这双眼睛，说起我对他的众圣徒所下的侦探功夫，其中有些人是多么难于追查——实际上，有些人我始终未能得手。我想知道他为什么要选这么个晦涩的主题来写。近来，圣徒和天使又变得颇为时髦了，但我禁不住怀疑，1930年代是否还有别人像他一样熟知这些圣洁人物。齐奥朗仿佛从远处聆听我，眼里燃起淘气的光彩，嘴唇紧闭。他已经从这个纷扰的世界中抽身，将文字的华美之袍留在我们手中，供我们大伤脑筋。我的作者并未死去，他不过是遁入了另一个世界，活在彼处，引诱、撩拨、挑战他的读者，刺激她奋起直追。从此我将跟随他，踏上读者寻找作者之途。初次发现他会是在哪里？

罗马尼亚，1930年代中叶。意气昂扬的青年，已然是新生代知识分子心目中的明星作家，齐奥朗长时间泡在一座特兰西瓦尼亚图书馆里（位于故乡锡比乌）孜孜研读圣徒传记。这位当代的圣徒传作者，“梦想”自己是“这些坠落于天堂与地狱之间的〔圣徒的〕年代记编者，他们内心激情的知己，为上帝而失眠者的历史学家”。问题自然随之而来：一个健康正常、公开承认羡慕生命、在政治上积极进取的小伙子，为什么会想要“擅闯天堂”，一窥圣徒的秘密？在尼采《善恶的彼岸》的一个段落中，

或许可以找到部分答案：

迄今，最强有力的人在圣徒面前总是谦恭地低头致敬，视圣徒为克己和绝对自愿守贫的难解之谜——最强有力的人为何会如此俯首称臣？他们在圣徒身上发现了……高人一等的力量，它愿通过这种克制来验证自身；在意志的力量中，他们认出了自己的力量和权力之爱，并且懂得了如何荣耀它：他们荣耀圣徒时，便荣耀了自己身上的某种事物。此外，对圣徒的沉思使一种怀疑出现在他们心中：这么严重的自我否定和反自然行为不会是一无所求的……总之，这个世上的强力者学会了去拥有一种新的恐惧，他们发现了一种新的力量，一个陌生的、尚未被征服的敌人：那就是迫使他们在圣徒面前停下脚步的“强力意志”。他们不得不去质疑圣徒。（56）

齐奥朗印证了尼采的洞见，他在《眼泪与圣徒》的首页即声明自己关注圣徒的原因，其形式是这本书承诺去探索的一个问题：“一个人是怎样弃绝自己并走上成圣之路的？”从圣徒弃绝此世的能力中，齐奥朗看出了他们的“强力意志”，他写到，圣洁是“帝国主义的”，它“吸引我的是温顺之下隐

藏的自我膨胀之谵妄，它那以美善来掩饰的强力意志”。从法西斯主义到共产主义，各种极端主张撕裂了政治领域，身处其中的齐奥朗显然对强力意志十分着迷，尽管如此，他的敬畏中还是有一抹嘲讽的怀疑态度。他视圣徒为部分的自我、自我的另一面，这些虔信的存在主义者“活在火焰之中”，而“智者活在火焰之侧”。他在书中与圣徒发展出的是一种爱恨交织的关系。有一次他写道：“我爱圣徒是因他们烂漫的天真。”他对圣徒的爱略带唯美主义的颓废意味：“我们不再信靠圣徒。我们只是钦羨他们的幻觉。”然而，激烈又刻毒的仇恨抵消了这份纨绔子弟式的爱。他多次承认，他恨圣徒是因他们将无可救药的受难癖遗留给我们，因为苦难“只能是徒劳而邪恶”。“人怎能不痛恨天使、圣徒和上帝？……天国令我恼怒，它在基督教的伪装下把我逼上绝路。”

《眼泪与圣徒》是对于圣洁的沉思，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圣洁。也就是说，并非传统圣徒传中因德性而受崇拜的殉道者和英雄，而是以灵性高度著称的神秘主义者，他们拥有关于上帝的私密知识，导致又一场“绝对在历史中爆发”。书名《眼泪与圣徒》与罗马天主教传统中“眼泪的恩赐”有关。《灵修辞典》(*Dictionnaire de la spiritualité*)将“眼泪的恩赐”描述为“一种复杂的现象，由特定的灵性情愫及其具体表征构成”。此书列举了神圣之泪的三种类型：悔罪的眼泪（恐惧懊悔的净化之



泪)，爱（或恩典）的眼泪，为基督受难而同情哀泣的眼泪。13世纪早期从阿西西的圣方济各（St. Francis of Assisi）开始，占主流地位的是最后那一类型的眼泪。

齐奥朗在文中反复提到因怜悯基督受难而流的眼泪，那是西欧神秘主义的特色。神秘主义“这一运动所朝向的对象超出了实际经验的限度”。它也是“对上帝之临在的直接而被动的体验”（《灵修辞典》）。这“运动”是一种逃避——通过祷告、默想和静观——逃离此时此地。其目标是与上帝归合，其核心是道成肉身与救赎的奥秘，因为基督的人性被视为人与神之间的中保。凭着对受难基督的感同身受之情，人得以从“堕落”状态中获救脱身，与上帝归合，从而分有神性。眼泪被看作恩典的标记，上帝临在于人心的外部表征。对这恩赐的许多描述都强调眼泪不可言喻的甜蜜。而齐奥朗从一开始就把神秘主义话语拧了个倒转，因为对他来说，眼泪并不甜蜜，而是苦涩的：“当我探寻眼泪的起源，就想到圣徒。他们会是眼泪那苦涩之光的源头吗？”

齐奥朗书名中的圣徒属于一种新类型，大部分是平信徒，且多数为女性，人称“神秘主义者”（mystics）、“灵修士”（spirituels）、“冥想家”（contemplatifs）、“光照派”（alumbrados）。他们达致基督教信仰的方式是反神学、反建制的，仅仅基于直觉和情感。书中出现的很多名人都曾为西欧神秘主义文库